





正午月光 著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5306-2903-2

ISBN 7-5306-2903-2

ISBN 7-5306-2903-2

ISBN 7-5306-2903-2

ISBN 7-5306-2903-2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浅浅心事/正午月光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09. 5

ISBN 978 - 7 - 5306 - 5302 - 9

I. 浅… II. 正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 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910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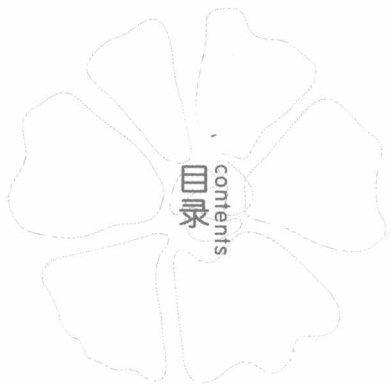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 印张 17 字数 198 千字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5.00 元



- 第一集◎淡眉如秋水 / 1
- 第二集◎潮湿的心事 / 25
- 第三集◎不被伤害的永远 / 51
- 第四集◎在阳光下消失 / 73
- 第五集◎一直是公主 / 97
- 第六集◎不复桀骜少年 / 121
- 第七集◎无法释怀的记忆 / 143
- 第八集◎玫瑰色日记本 / 169
- 第九集◎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/ 195
- 第十集◎被遗弃与背叛 / 215
- 第十一集◎永远的守护 / 247
- 尾 声 / 266

第一集◎淡眉如秋水



她笑着道别，一抹纤美的身影映在关博然车子的后视镜中，恬静得不真实，让他的心莫名柔软。

戴浅浅与关博然的相遇多少有些戏剧性。

临近黄昏时分，戴浅浅坐在星巴克临窗的座位，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男人，静静地听他说出要与自己分手的话。

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咖啡的味道环绕在四周。这一刻，她的心和午后的阳光一样剔透，竟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。

这个叫吴建成的男人是父亲在商场上的一个朋友的儿子，年纪与自己相仿，留学归来，很有青年才俊的模样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交往了这么久，两人却一直淡淡的，没有一点儿心动的感觉。

“对不起浅浅，如果我的话让你不舒服，那……抱歉。”吴建成显然心有顾虑，怕自己提出分手会伤害了眼前干净温柔的女孩子。

温暖的光线照在戴浅浅淡粉色的针织衫上，一缕长发柔柔地垂在耳侧，给她清秀的面容平添了几分温柔美丽。拒绝这样一个女孩子是困难的，可是吴建成不想说谎，就在前不久，他遇到了令自己心动的女孩儿，所以和戴浅浅分手是必然的。

“没关系。”戴浅浅笑笑，心里没有半分不适。

今天的情形早已在预料之中，这样分开对两个人都好。她和吴建成在一起完全是基于父亲的愿望，以及为两家在生意合作上的考虑。现在的情形，虽然不能让父亲戴东南完全满意，可是总比将来翻脸、互为怨偶，以至于影响两家的生意要好得多。

作为D市的商业巨头，戴东南率领的东南集团几乎拥有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筑土地开发权。而且近年来，他又渐渐插手能源业，做得风生水起。可是商人的本性让他不断地扩张，甚至连女儿的婚姻也成了他扩张的本钱。

咖啡变冷了，戴浅浅又续了一杯。夕阳的光线照进来，将一切染成了粉红色。

吴建成已经离开了，桌上只留下一份报纸。戴浅浅信手翻开，满篇的广告信息，再细看时，却见到了东南集团的招聘广告，竟是要聘请一名执行总裁。

戴浅浅还没来得及细看应聘条件，邻桌突然传来了哭泣的声音。她抬头望去，却只能看到一个女人面对自己坐着，脸上满是悲伤和无奈，还有泪痕。而背对着自己坐的男士却始终一动不动。

“博然，对不起，我已经答应了他的求婚，所以我们分手吧。”女孩子有着一头漂亮的卷发，声音却很嘶哑，想必已经伤心至极。

又是一对分手的。

戴浅浅微侧着头看过去，提出分手的是女孩子，可为什么哭的也是她呢？难道是不得已？

男士没有说话。由于他背对着自己，所以戴浅浅此时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能看见他搭在桌子上的手——修长干净的手指，指甲剪得短短的，拿杯子时很稳定，抬腕间可以看到袖口简洁的几何形袖扣闪着柔和的光芒，不经意的动作流露出难得一见的沉稳镇定。

这真是一个出色的男人！

卷发女孩儿擦了擦泪水继续说：“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博然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财迷心窍，爱慕虚荣。他送我两克拉的钻戒，向我求婚。我……我没有办法拒绝。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关博然，你从未说过要娶我。”

戴浅浅叹息，心里却已经无法责怪这个女孩子了。钻戒、婚礼，这是每个少女的梦想，甚至比爱情更重要。面对它们的时候，谁又能拒绝呢？

坐在一旁的关博然仍没有说话，可修长漂亮的手指紧紧地握了起来，连关节都泛白了。

他一定也很爱她，戴浅浅想，只是没有表达而已。

卷发女孩儿显然不满意关博然的举动，这个男人从来不会向她低头，他的世界里没有她。

女孩儿匆匆拿起背包，经过戴浅浅身边向门外走去。

可未等她走远，关博然却蓦地起身，用力拉住了她的手腕，哑声问：“雅楠，如果我现在向你求婚，你答不答应？”夕阳照在他的脸上，勾勒出他浓重的眉毛和挺直的鼻梁，还有一双黑而深邃的眼眸。

这一刻，戴浅浅的心似乎在夕阳下融化了，变成一汪柔柔的湖水，轻轻地荡漾着。

被称作雅楠的女孩儿显然也是一怔，任她心肠再硬，面对这样的男人，也无法一下子拒绝。可她的心里积蓄了太多的失望，终究还是咬了咬嘴唇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跑掉了。在她转身的时候，背包上的带子划过桌面，正巧打翻了戴浅浅刚刚续满的咖啡，杯子哗啦一声碎在地上，咖啡四溅。

响声惊动了客人和服务生，几个人忙拿了纸巾和抹布跑过来。

戴浅浅看了看快跑出门的女孩儿和关博然，茫然地从服务员手中接过纸巾，低下头，这才发现咖啡溅到了衣服上，粉色的针织衫被染得乌七八糟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您需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吗？”服务生是个声音甜甜的



女孩子，虽然不是她的错，她却很过意不去。

“不用了，没关系。”戴浅浅回答。咖啡渍最难洗，这件衣服大概要报销了。没想到看人家分手也要付出代价！

服务生还在一个劲儿地道歉。戴浅浅简单处理了一下衣服上的污渍，心里还惦记着关博然，可是再抬起头时，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。

戴浅浅无奈，只得整理了东西走出星巴克。像关博然那样的男人一定是很骄傲的，被当众拒绝后，也不想别人看到他伤心的样子吧？她想。

戴浅浅抬头看看眼前的车流，正值下班时分，交通情况出奇的差，只怕一时半会儿叫不到出租车。耳边又响起早上爸爸的叮嘱，让她今天早些回去，说是有客人来访。

夕阳染红了天空，也染红了一切。戴浅浅半天也没有拦到车，只得顺着马路慢慢走，希望到下一个路口会有机会。

正在徘徊中，一辆黑色的 BUICK 突然停在了她的身边，放眼看去，坐在车中的居然是关博然。

只见他停稳了车子，打开车门走了出来，浅色的衬衫连同他的人都被夕阳镀上了一层如梦如幻的光芒。看着他走过来，戴浅浅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莫名地惶然起来。

“对不起。”关博然儒雅的面容带着歉意看着戴浅浅，“刚刚我的女朋友弄脏了你的衣服，我向你道歉。”顿了顿又问，“烫伤没有？”

“哦，没事。”戴浅浅微笑，“只是弄脏了衣服，回去洗洗就好。”也许是他的声音太过好听，戴浅浅的心似乎也被夕阳涂上了一层粉红色。

“那就好。”关博然看了看她胸前的污渍，眉头微蹙，“这附近有商场吗？”

这附近有好几家商场，临近星巴克就有一家购物中心。

戴浅浅其实并没有要关博然赔偿衣服的打算，可是面对着他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拒绝的话。

两人走进商场的女装区，浅浅有些不自然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和异性来这种地方。

导购小姐异常热情，替她选了春季的新款裙装。鹅黄色的春装穿在戴浅浅纤细柔美的身上别有一番温婉。她别在耳边的碎发滑了下来，拂过白皙的脸庞和小小的酒窝，给整个人蒙上一层淡淡的羞涩，就像山野中盛开的小小雏菊。



从试衣镜中看去，戴浅浅发现关博然正站在不远处，只是目光早已不知飘向了何处，竟然连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。

见此情形，戴浅浅垂下头，咬了咬嘴唇对导购小姐说：“就这件吧。”

导购小姐笑着将价签摘下来，递给关博然，带他交款去了。

戴浅浅低头不语，只是将自己换下来的衣服默默整理好。等关博然回来时，她已然收拾整齐。

暮色下，一切光芒都在渐渐沉没。车子沿着海边的公路行驶，夕阳在天边留下最后一抹亮色，照着关博然开车的侧影。他的眉毛很好看，可惜此时却微蹙着。嘴唇紧抿，显出线条刚毅的下巴。他握住方向盘的手指修长稳定，袖口干净整齐——这双手仿佛天生就是要掌控一切的。

戴浅浅移回目光，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，心里却涌起淡淡的失落。这样优秀的男人如同海边的风景一般，完美得让人感到自卑。

车子驶过的路边有浅色的雏菊在开放，小小的，平凡又单薄。比起身边的人，戴浅浅感觉自己与这些雏菊更相像——在自然的条件下就可以生存，不用园丁太过费心也会静静开放，一如她走过的二十五年的生活。

戴浅浅的家在海边，一幢属于部队的二层小楼，这还是外公留下来的房子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她在这儿住了二十几个年头。

通过有哨兵把守的大门，关博然的车子停在了院门的一侧。

“是这儿？”他转头看向戴浅浅，黑色的眼眸中有略微的惊奇。

“谢谢关先生送我回来。”戴浅浅小声说，便伸手去解安全带。低头时，耳边的一缕头发不听话地轻轻滑了下来，拂过她白皙纤秀的颈侧。

淡眉如秋水……

瞬间，关博然的脑中突然浮现这几个字。眼前穿着鹅黄色春衫的女孩子宛若国画中的古典美人，看着她，再浮躁的心也会慢慢沉静下来，就连眼前的暮色和晚风也闲适起来。

戴浅浅解开安全带，下了车，海风吹起她鹅黄色的丝裙，有几缕碎发拂在脸上。她笑着道别，一抹纤美的身影映在关博然车子的后视镜中，恬静得不真实，让他的心莫名柔软。

难道失恋可以让人懦弱？关博然暗自嘲笑自己，手中的方向盘却毫不犹豫地一转，黑色的 BUICK 绝尘而去。

看车子在深沉的暮色下走远，戴浅浅这才转身向家门前走去。路灯亮起来，将她的影子拉长又缩短，高跟鞋踏在青砖上，发出轻而寂寥的声音。

戴浅浅从小学到现在，多少年来她都这样一个人回家。

小时候，家对她来说是个只有外公和小陈阿姨的地方。外公年纪大了，天天只能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小陈阿姨那时候还年轻，刚刚二十岁，不太喜欢说话，是外公的保姆，从东北农村来。

戴浅浅很少见到妈妈。外公说妈妈病了，需要自己一个人住。每隔一个月左右，小陈阿姨或者外公会带戴浅浅去看妈妈。那些穿白大衣的叔叔、阿姨带她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，却不让她靠近妈妈。

“她最近好多了，就是晚上一直在唱歌。”一个戴眼镜的叔叔说。

戴浅浅抱着自己心爱的熊猫玩具，看着铁栅栏里的女人，条纹病号服被她撕破了，头发披散着，大大的眼睛似乎在看戴浅浅，又似乎在看着别处。每当这时，戴浅浅心里就很害怕。

红白两色的蔷薇爬满了栅栏，空气中有属于夏季的海水味道。这样的季节实在不适合怀念。戴浅浅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加快脚步向大门走去。可没走几步，却发现不知何时一辆兰博基尼极嚣张地停在了家门前。路灯下，黑色的车体光可鉴人。

又是谁的车子停错了地方？戴浅浅想。

这座部队大院是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，道路狭窄，房子是日式的，每幢都十分相像，经常有人将车子错停在别人家门前。

“浅浅？是浅浅吗？”蔷薇花的后面走出一个中年妇女，皮肤略黑，边走边解着身上的围裙。

“陈姨。”戴浅浅走过去，迎面而来的正是照顾她和外公的小陈阿姨。只是时光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，她苗条的身材在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也渐渐臃肿起来，只有在那双温和的眼睛里还能看到一点儿年轻时的影子。

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爸爸已经来了，等了你半天。”陈姨一边说一边接过戴浅浅手里的东西。

“知道了。”戴浅浅微微皱了皱眉，还想说什么，可终究没有说。

戴浅浅的父亲戴东南在D市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纵横地产业和能源业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当地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，他毅然从公务员队伍中辞职，凭着自己敏锐的眼光做起了房地产生意。利用岳父的身份和人脉，戴东南在D市，甚至全省，很快地发展起来，大有呼风唤雨之势。

可是，随着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，他的家庭却渐渐走向了分崩离析的道路。

戴浅浅记得自己六七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渐渐开始不回家，不久之后妈妈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童年对她来说，是吃饭时只有她、外公和陈姨的餐桌，以及客厅里那架她永远也弹不好的星海牌钢琴。

父亲的离家和母亲的重病让戴浅浅自小便比其他孩子孤僻，不喜欢说话，也没有要好的小朋友，只有一个小男孩儿会常常来找她玩。可是后来，他却变成了她近二十年来一直摆脱不掉的梦魇。

自从前年外公去世，至今戴浅浅一直与陈阿姨住在这栋楼里。父亲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一次，然后便匆匆离开。

戴浅浅知道他在外面是有家的，虽然没有公开，也没有合法的身份，可是那个代替了母亲在父亲身边的女人她却是见过的。

“浅浅……”陈姨欲言又止的声音将她从回忆中拉回来，像是在担心什么，她的声音有些低，“你爸爸……今天又带了一个人回来，也在客厅里。”

“哦，是谁？”戴浅浅走上台阶，准备伸手去开门。

可是没等她用力，陈姨却在后面拉住了她，急急地说：“是尹泽，尹泽回来了！”

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扼住了戴浅浅的喉咙，让她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。当这个从她生命中消失了六年的名字突然出现时，那种久违的恐惧感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强烈了。

“你没事吧？浅浅？”陈姨担心地问。

戴浅浅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。理智又将她拉了回来，心里不禁嘲笑起自己，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是童年时欺负她的人罢了，已经过了十年，难道自己还要像个傻瓜一样看到他便条件反射地害怕？何况现在的自己已不同以往，他用来要挟自己的筹码已经没有了，自己再也不需要害怕他了。

说起戴浅浅和尹泽的关系，还要从父母一辈谈起。尹泽的母亲林璇与戴浅浅的母亲是自幼一起长大的玩伴，又一起进了部队的文工团。戴浅浅的母亲郑若非歌唱得甜，而林璇却是舞跳得轻盈。

两个女孩子差不多同时结婚。林璇婚后就生了尹泽，而一年之后，戴浅浅才来到人世。小时候，两家的家长曾戏言将来一定要做亲家。可是，尹泽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纪，他的父亲就在一次意外中去世了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转眼间支离破碎。

在戴浅浅的印象里，林阿姨一直是美丽的，与母亲的温柔甜美不同，她

是另一种风姿绰约。虽然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，又带着个“拖油瓶”，可是这些都挡不住那些倾慕者的追求。于是尹泽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能见到不同的男人在自己家中来来往往。

现在想起来，尹泽小时候可怕又尖刻的性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养成的。他年纪虽小，却极聪明懂事，一双像极了母亲的微微上挑的眼睛冷冷地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男人，看他们高兴而来，又失望而归。而他自己，却像一座小小的雕像，站在家门前，怎么也不肯回去。

那时，戴浅浅的妈妈和外公看他可怜，于是经常将他带回家。可是这却成了戴浅浅噩梦般童年的开始……

一辆车子突然驶过，闪着光的车灯照亮灰暗的暮色，也将戴浅浅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见陈姨还站在台阶下看着自己，她一时间倒有些过意不去。想来陈姨是因为怕自己遇到尹泽太过意外，所以才在这儿等着自己。

自从外公去世以来，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只剩下陈姨了。而戴东南，这个给了自己姓氏的父亲，只有在想起女儿的“剩余价值”时才会找上门来。

戴浅浅虽然年轻，可是这些年来却也渐渐看透了一些事。之前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也许并不是因为爱情，外公的“海军少将”军衔显然更吸引人一些。

后来，父亲靠着这层关系下海经商，平步青云之后在外面“彩旗飘飘”。而自己的母亲，那个从头到尾都陷入爱情和家庭里的女人，就在被抛弃后得了精神分裂症。

戴浅浅恨母亲的懦弱，也痛恨由此带来的孤独的童年，可是她更加痛恨父亲的始乱终弃，以及他现在将她当成他事业发展的利用工具的做法。

走进家门，戴浅浅在玄关处换了鞋子。陈姨已经越过她先去厨房开始准备晚饭了，临走前，还不放心地看了看她，可终究没说什么。

客厅里有人说话，是戴东南低沉的声音，继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声，很好听，带着笑意——是尹泽。

“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你妈年纪大了，你也该陪陪她了。”是爸爸的声音，听上去他心情很好。

戴浅浅走过玄关来到客厅，父亲背对着她坐在沙发上，而尹泽就坐在对面，客厅的灯光很柔和，投在他俊美的侧影上。这季新款的 Dior Homme 穿在他身上，有着说不出的熨帖，淡蓝与浅紫的纹路交错纠缠，是一种奢华又

冷漠到极致的美，就像他的人一般。

好像听到了脚步声，他转头看过来。瞬间，戴浅浅感觉暗夜中仿佛有奇美的花在绽放，尹泽那双微微上挑的黑色眼睛含着笑意，目光仿佛穿透世上的一切尘埃，看向了自己。若不是他唇角那抹经年不变的嘲讽，戴浅浅几乎以为他是乐于看到自己的。

可是事实上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了解这个男人，所以她此刻不会因为他那继承自其母亲的美貌而目眩神迷。这世上，所有人都可以被他的俊美的面容和迷人的目光迷惑，可唯独她戴浅浅永远不会上他的当。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起长大。自懂事起，直到尹泽高中毕业出国，戴浅浅已经记不清自己被他捉弄了多少次，她只觉得自己一生所听过的讽刺挖苦的话都是拜他所赐。以至于多年以后的现在，她对这个男人仍然心存戒备，就连听到他的名字也会心悸几分。

“浅浅回来了？”戴东南此时也看到了女儿，忙招呼她坐过来，“来来来，看看谁回来了。刚刚尹泽还提起你，你们有五六年没见了把？”

尹泽看着戴浅浅，嘴角不由得泛起淡淡的笑意，微微上挑的黑眼睛里有一丝嘲讽，更多的却是看不懂的味道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童年不愉快的记忆依然清晰，戴浅浅被他看得莫名心慌，只垂下眼睛淡淡地问候了一声。

“没多久……”尹泽回答，目光因戴浅浅平淡冷漠的语气闪烁了一下，继而却笑了，“出去太久，再不回来就要被人忘记了。”

闻言，戴浅浅转头微微挑眉看着他，即使忘记世上所有的人，她也不会忘记他。

寒冷的冬天里，为了捉弄她，他曾把她关进黑冷的储藏室，令她几乎冻死。他还总是将她最担心别人知道的秘密公之于众。

“她的妈妈是疯子，是疯子……”从幼儿园到中学，拜他所赐，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她母亲的事，使她受尽了嘲笑。

而这一切却都敌不过高中时那场糟糕的毕业典礼——他轻易地毁了她的初恋。

五年，还是六年？

戴浅浅记不清尹泽离开了多久，可是童年那些不堪的回忆却依然清晰。

长大了，她自然不会再像小时候那般哭鼻子，再次面对他，心中只有排斥，巴不得这尊瘟神快些离开。

尹泽的目光清晰地落在戴浅浅身上，看着她的表情由惊讶变为不耐烦，

直到淡漠。他与他母亲一样，有着可以媚惑众生的容貌，一笑一颦都吸引着周围的人。可是这一切对浅浅来说，却从来都是一个噩梦。

尹泽薄薄的唇边掠过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六年了，原来一切还是没有改变。

戴东南见两个年轻人相见的热情不高，只当他们多年不见生疏了，也不甚在意。恰好陈姨过来请大家吃饭，三人便去了餐厅。

戴东南坐在主位上，戴浅浅与尹泽分别坐在两边。这情景就像小时候，很熟悉的感觉，只是饭桌上少了母亲的影子。戴浅浅心里有些怅然，便只是沉默地吃着东西，听父亲兴致很好地与尹泽谈论着现在的房地产市场。虽然今年的行情比往年略有逊色，可高档海景住宅依然是热点。

东南集团是一家股份制公司，戴东南是执行董事，与他合作的最大的股东便是尹泽的母亲林璇。

“你这次回来得正好，”戴东南的心情显然不错，“过些天我会从政府手里拍卖下一块地，天然的黄金海岸。我和你妈妈商量过了，建筑设计方面就交给你。你在法国待了五年，也应该有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。”

尹泽含笑答应，又问了几个与项目相关的问题。

戴浅浅一直低头吃东西，她早就应该想到父亲会将尹泽留下。这些年来，虽然他十分善于经营，可公司的领导团队仍是当初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些元老们，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。虽然房市的飙升让他们的利润翻倍，可是说起具体的企业管理，东南集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。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们才会在报纸上高薪聘请管理人员，又急迫地将尹泽从法国召回。

想到这儿，戴浅浅抬头看了看尹泽，这个公子哥儿真的能担起这副重担吗？

仿佛感觉到她的目光，原本与戴东南相谈甚欢的尹泽突然转移目光，黑亮深邃的双眸带着笑意看向戴浅浅。

六月温暖的夏风仿佛突然变成了寒风，戴浅浅拿着汤勺的手轻轻放下，心里不自觉地戒备起来。他这样的眼神太熟悉了。小时候，每当他这样看过过来，便是自己将被他捉弄的预兆。虫子、陷阱、黑暗的小屋子……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。

正在说话的戴东南见尹泽看向戴浅浅，笑道：“对了，忘记说了，从下周起，浅浅也要去公司上班。我和行政部的沈助理说好了，浅浅去帮她做管理。”他这一番话说得理所当然，根本没有考虑女儿是否接受，只是在宣布

一个结果。

戴浅浅慢慢放下汤勺，沉默不语。又是这样，从小到大她只是一个被大人们安排来安排去的木偶，他们把她当成从来没有自己思想的人。

“恭喜，下周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”尹泽的笑容美得无可挑剔，却掩盖不住淡淡的嘲讽。

“谢谢。”戴浅浅没有看他，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。

戴东南见女儿如此，心里有些不悦。对于浅浅，他一向是有些陌生的。这个女儿虽然是他的亲生骨肉，可是父女两人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。尤其是岳父去世后，浅浅又知道了他在外面的另一个家，两人几乎到了形同陌路的地步。

女儿与妻子的性格很像，却不同于她母亲的软弱。她虽然看上去一直很顺从，可是戴东南知道，自己在她的心目中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心里虽有些愧疚，可更多的却是被女儿冷落的不快。见戴浅浅穿着一身鹅黄色衣裙，戴东南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对了，我听小陈说你今天去见吴建成了？”

“是，爸。”戴浅浅回答，“不过我们今天分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戴东南皱起眉头看着女儿，“是你提出来的？”

戴浅浅抬头看着父亲，神色淡然，“不是，是他要分手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戴东南不由得一怔，紧接着放下手中的餐具，神态明显不快，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嫌我的女儿不够好？还是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？我明天就去问他爸爸！”

“爸。”戴浅浅看着父亲。她与吴建成的关系是父亲一手促成的，两人每次见面却像是例行公事，现在两人分开是最好的结果，不然纠缠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“浅浅，你怎么就是学不乖呢？”戴东南有些忍耐不住了，“建成不错，他父亲说最近要让他接手工作了。他是家里的独生子，自然不能事事顺着你，你一个女孩子应该迁就些，闹什么分手！”

“爸。”戴浅浅有些难堪。尹泽就坐在一旁，她明显地看到他的表情充满了嘲讽，仿佛在看她的笑话。这让她心烦意乱，二十几年了，她无论做什么依然是他的笑料。

“我想我和他并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分手了。”戴浅浅从未有过的坚定，“爸，如果您希望我和他在一起可以令您的生意做得更大，那只怕是要失望了，您的女儿并不是万能的。”



“浅浅！”戴东南生气地说，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戴浅浅轻声说着，心里却抑制不住地冷笑。虽然她不想在尹泽面前和父亲争吵，可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能再这样对父亲盲从了，于是坚定地说：“我只是想告诉您，您的女儿并不是一个八面玲珑、讨人喜欢的人，所以您没有必要再把我把成礼物送给别人。”

“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”戴东南听了这话，忍不住低声责备。可当他看到女儿看自己的目光时，几乎脱口而出的更加苛刻的话又吞了回去。浅浅淡褐色的眼眸看着自己，目光蒙眬又柔和。曾经自己的妻子也有着相同的眼光，永远满含温柔，还有小孩子般的喜悦，恬静地看着自己。只是女儿此时的目光多了几分冷漠，而自己无论是对浅浅还是她的母亲，终究是愧疚的。

想到这儿，戴东南竟然半晌没有作声，只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浅浅，你误会爸爸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希望你能高兴，不过既然你不喜欢，就再说吧。”

戴浅浅没想到对自己一向态度强硬的父亲居然没有继续责备自己，心中有些意外。可是转念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听到的消息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与父亲同居的女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怀了身孕。

这个男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，造成了妻子与女儿的不幸，可是现在却仍坐在自己面前，说着貌似关心自己的话，这一切让戴浅浅无法忍受。

“对不起，我吃饱了，先上楼。”戴浅浅放下餐具起身。

“浅浅……”父亲在背后叫她。戴浅浅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。

戴东南无奈地看了看女儿，她穿着鹅黄色连衣裙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纤弱，背对着自己站着，有着难以言喻的拒绝和冷淡。

女儿真的长大了……

“你上去吧，好好休息。”戴东南突然感觉有些疲惫，他不是个好父亲，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父亲。

戴浅浅不语，径自上了楼梯。

夏夜的星空与大海相连，像一块柔柔的蓝丝绒。

戴浅浅伏在自己卧室的窗前，浅绿色的纱帘柔软地贴在她的脸侧。在她面前的窗台上，一盆白色的茉莉悄然开放，白色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可惜它的这份美丽却永远被关在这个房间里，没有人欣赏。

戴浅浅轻轻转着花盆，她熟悉它每一片新发出来的嫩芽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楼下传来关门的声音，还有陈姨的说话声。父亲的捷豹

在小巷里亮起了车灯，刹那间明亮如白昼，紧接着便沿着海边公路疾驶而去，很快便不见了踪影。

戴浅浅慢慢放下窗帘，心里并没有因为父亲的离开而轻松多少。她伸手拧亮台灯，淡淡的灯光下，书桌上的相片清晰可见。母亲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怀里抱着只有三四岁的女儿，微笑着站在花丛中，像美丽的天使和她的宝贝。

戴浅浅的手指轻轻抚过母亲美丽的容颜，指尖却抑制不住地颤抖。没有人知道，这张照片被剪掉的那部分上有她的父亲，那个将她和妈妈抛弃了的男人。

楼梯上响起陌生的脚步声，不是陈姨。不久，有人轻轻地敲门。

戴浅浅放下照片去开门，迷蒙的灯光下，尹泽修长的身影立在门前。光线从上面照下来，被他额前的头发挡住，形成一片阴影，可是那双微微上挑的眼睛却明亮依旧，静静地看着她，“出来坐一会儿？或是我进去？”尹泽笑了笑，唇角微抿。他身上有很淡的清香，是大海的味道。

“我要休息了，有话在这里说吧。”即使他有着罂粟般的致命吸引力，戴浅浅也仍记得他带给她的伤害。

又是这种冷淡的语气！尹泽轻轻眯了眯双眼，却终究没有发作，只是看着她，“过几天朋友们为我接风，一起来吧。”

他留学多年，儿时的朋友们知道他回来都兴奋不已，准备办一个规模不小的 party。

戴浅浅自小也是与这群朋友一起长大，大部分人都认识，于是轻轻点了点头，“谢谢邀请，我会去的。”说着，便要转身关门。

可还没等她使力，尹泽的手臂就撑住了房门。他的身高比戴浅浅高出很多，这样一来，便轻易地将她围在门与他的胸口之间。

“可是浅浅……”尹泽深邃的双眸看过来，“我需要一个女伴。”

戴浅浅有些意外地抬头。他与她相距如此之近，似乎呼吸可闻，他身上的味道依旧，一如高中毕业的那一天。

想到这儿，戴浅浅的心猛地收缩起来，痛苦的记忆一下子回归。曾经他也是这般高高在上地看着自己，满是不屑地笑着。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压迫得她透不过气，似乎她的人生只是为了让他消遣而存在。

可惜这样的邀请她不是第一次经历，也不是第一次被当作尹少爷的乐子。

想到这儿，戴浅浅不由得后退一步，看着尹泽冷冷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